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THE PUPPET MASTERS

傀儡主人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王金凯 刘静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姚海军 主编

傀儡主人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SPW

THE PUPPET MASTERS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ROBERT A. HEINLEIN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THE PUPPET MASTERS by ROBERT A. HEINLEIN

Copyright: © 1994 BY ROBERT A. HEINL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傀儡主人 / (美) 海因莱因 著; 王金凯 刘静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8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554-2

I. 傀… II. ①海… ②王… ③刘…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7380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傀儡主人

著 者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译 者	王金凯 刘 静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1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蓝剑协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8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ISBN 7-5364-5554-2/I · 5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

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复苏与重建。所以，这



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海因莱因和他的《傀儡主人》

姚海军

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的罗伯特·海因莱因诞生于1907年7月7日，1925年进入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作为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的士官在海军服役。1934年，海因莱因因病退役，重返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但很快因病辍学。在成为一名科幻作家之前，海因莱因从事过许多职业：当过银矿矿工，做过建筑商，甚至还动过从政的念头。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经济陷入萧条，正在费城美国海军实验站担任工程师的海因莱因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恰在此时，一家科幻杂志刊出了一则科幻小说征文比赛的启事，奖金是五十美元。从小就是科幻迷的海因莱因决定争取这五十美元的奖金，可是，当他写完他的处女作后，却觉得它应该值更多的钱，就把它寄给了当时最著名的科幻杂志《惊人故事》。《惊人故事》的主编

——大名鼎鼎的坎贝尔——慧眼识金，当即以七十美元买下了这篇小说，它就是海因莱因的短篇杰作《生命线》(Life-Line)。

在《生命线》中，海因莱因将人生描绘成一条“粉红色虫子”，从遥远的过去一直通向未来。现时只是这条“虫子”的某个断面，人们完全可以从这个断面推测出“虫子”的首尾，也就是人的过去与未来。

海因莱因的第一篇作品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华。对此，美国著名科幻评论家詹姆斯·冈恩这样评论道：“海因莱因在三十二岁时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与此同时，坎贝尔则找到了他的明星作家。”

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未来史”丛书。他著名的《未来史丛书纲要》于1941年发表后，曾为许多科幻作家仿效。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大量的“未来史”故事，这些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收录在《出卖月球的人》(The Man Who Sold the Moon)等中短篇集中。这些集子一版再版，至今仍然热销。

二战结束后，海因莱因开始在美国一流文艺刊物《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他的“未来史”系列的重要作品《地球的绿色山丘》(The Green Hills of Earth)。这次连载可算是美国科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科幻小说从廉价的三流读物向高级的娱乐作品的跃升。

海因莱因还写了很多少年科幻故事，其中的《伽利略号火箭飞船》(Rocket Ship Galileo, 1947)的构思为1950年的科幻电影《目的地：月球》所采用，而这部电影则是20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走向繁荣的起点。海因莱因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滚石太空家族》(The Rolling Stones, 1952)、《星球人琼斯》(Starman Jones, 1953)、《星兽》(The Star Beast, 1954)、《银河公民》(Citizen of Galaxy, 1957)等一系列少年科幻故事，在少年科幻小说领域赢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海因莱因科幻创作的鼎盛期，他连续出版了《傀儡主人》(The Puppet Masters, 1951)、《进



入盛夏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 1957)等一系列高水准的科幻长篇,其中,《双星》(Double, 1956)、《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 1959)、《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1961)和《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n a Harsh Mistress, 1966)为海因莱因赢得了四座雨果奖奖杯。

海因莱因一生创作了十多部短篇科幻小说集、三十多部长篇科幻小说,其中,《异乡异客》仅在美国就卖出了七百万册;1946年、1961年、1976年,海因莱因三次被邀为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宾;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从1974年起开始不定期颁发“科幻大师奖”,海因莱因是第一个荣获“大师”称号的科幻作家。

1988年,海因莱因逝世。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特别为他颁发了“杰出公民勋章”。

《傀儡主人》是海因莱因长篇作品中动作性最强的一部,同时也是入侵题材科幻小说里的一大杰作。

自威尔斯《星际战争》以来,以外星人入侵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一直大受欢迎,特别是冷战期间,这类作品更是达到了数量惊人的程度。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冷战期间的入侵题材科幻小说都是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对抗在文学上的反映,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沉入历史的烟云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背离了科幻小说的根本,而流于世俗的短视。

《傀儡主人》则不同。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涤荡,这部作品在科幻文学的殿堂中仍然熠熠生辉。这种成功并不是来源于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恐惧,而是来源于典型形象的塑造。

《傀儡主人》中最突出的形象要数那些来自泰坦星的“鼻涕虫”。这种外星人也许是科幻小说中最为恐怖的异类。它们不是那种传统的鲁莽型外星人,对人类采取消灭肉体式的直接进攻,而是狡猾地、悄无声息地潜入人类社会,爬上人们的脊背,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它们的奴隶。



鼻涕虫们的入侵，是对科幻小说入侵题材的一次超越。海因莱因击中了人们的恐惧之源。与鼻涕虫相比，那些驱动着巨大杀人机器的外星生物再也不那么可怕了。

《傀儡主人》中的人物塑造也颇为成功。老头子、萨姆和玛丽，个性鲜明跃然纸上。特别是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萨姆，他的内心世界通过一系列冒险行动得以充分展现，他对老头子和玛丽的爱，对鼻涕虫的憎恨与恐惧，令人感同身受。

《傀儡主人》是海因莱因的一部标志性作品。一方面，作品中的老头子和萨姆这两个形象奠定了海因莱因长篇作品中“严父”与“成长者”形象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初步流露出作者试图通过科幻小说表达政治观念的渴望。对于喜爱海因莱因的读者来说，这部语言生动、情节紧张，具有惊险小说特性的作品显然属于必读之作。从《傀儡主人》开始，到《进入盛夏之门》、《严厉的月亮》、《异乡异客》，再到《时间足够你爱》，你可以系统地感受海因莱因作品风格的定型与转变。

《傀儡主人》最初译介到我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在当时一流的科幻小说丛刊《科幻海洋》的第6辑上。但那只能算是个缩写本。尽管如此，它却仍属于那个年代所能读到的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影响了整整一代科幻迷。这次我们出版这部科幻名著的全译本，既是为满足新一代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却老读者的一个心愿。

事实上，对于那些听说过《傀儡主人》，或者读过这部名著的缩写本的朋友来说，根本没必要在此啰嗦；我只想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海因莱因，甚至是没读过科幻小说的朋友说：这本书不会让你失望，你会因此而拥有一种全新的奇异体验；而这种体验，你不可能在科幻小说之外得到。



1

它们真的是智能生物吗？本身确有智能？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明确答案，会不会找到明确答案。我不是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我是一名特工。

如果它们尚不算真有智能的话，我希望永远别看见那一天：我们不得不和既像它们、又具备真正智能的生物交手、搏斗。我知道输家会是谁。我，你——我们称为人类的这个种族。

对我来说，事情始于2007年7月12日一大早。电话铃声大作，像要掀掉我的头盖骨。我在自己身上上下摸索，想找到能关掉铃声的东西，随后才想起我把那玩意儿放在房间那头的上衣口袋里了。“得了，”我嘟囔着，“我听见了。把那该死的噪音关掉。”

“紧急情况，”一个声音在我耳朵里说道，“立即前来报到，亲身前来。”

我告诉他自己对付他的紧急情况去。“我正在休假，假期是72小时。”

“向老头子报告，”那声音坚持说道，“马上赶到。”

不对劲。“就来。”我答道，一翻身坐起来，动作大得震疼了我的眼珠子。我发现自己对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她也坐起来了，瞪大眼睛望着我。

“你在和谁说话？”她问。

我也盯着她，费劲地回忆我以前是否见过她。“我？说话？”我一边拖延，一边绞尽脑汁想个适当的借口。接着，我脑子清醒了些，



意识到她不可能听到谈话的另一端，所以随便编个借口就行，不一定要很得体。我们部门使用的电话不是那种标准型的；语音接收器以手术的方式植入了我左耳后侧的皮肤里——骨导体。“对不起，宝贝。”我说，“做了个噩梦。我经常说梦话。”

“真的没事？”

“一清醒过来就没事了。”我向她保证。我站起来的时候身体还有点摇摇晃晃，“你接着睡吧。”

“好吧，呵——”她几乎马上就重新进入梦乡。我走进浴室，往自己胳膊上注射了四分之一格令^①“旋转”，接踵而来的震动使劲摇晃了我三分钟，在此期间，药力发作，我精神焕发。走出浴室的时候完全焕然一新，至少很像焕然一新。我拿过自己的上衣。那金发碧眼的女人正轻轻地打呼噜呢。

我让自己的潜意识向前追溯，遗憾地意识到我什么也不欠她的，于是我离开了她。房间里没有什么可以暴露我身份的东西，她连我是谁都不会知道。

我通过迈克阿瑟空间站的一间洗手间进入我们部门的办公室。你在电话簿上查不到我们部门的电话。其实，它根本不存在。我大概也不存在。一切都是幻觉。我还有另一条返回路线，穿过一个狭小黑暗的商店，店招上写着：珍贵邮票和钱币。但你不要走那条路，他们只会向你兜售两便士一枚的黑美人邮票。

如果是你，哪条路线都别走。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们不存在。

有一件事是任何国家元首都不可能知道的：他的情报机关到底怎么样。只有当这个情报机关让元首一败涂地的时候，他才可能知道。我们部门就是这样的情报机关，隐秘得像吊袜带。联合国从

①重量单位，等于64.8毫克。



来没有听说过我们，中央情报局也没有听说过我们——我是这么猜的。有一次我听说，批给我们的经费名义上是拨给食品资源部的。但不可能知道确切情况，我自己的工资全是现钞支付。

我真正了解的一切只有我所接受的训练，以及老头子指派给我的任务。有些任务挺有意思——如果你不在乎你睡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能活多久的话。我可以痛饮伏特加，眼皮都不眨一下；还能说一口地道俄语——还有库尔德语和其他许多难听得要命的语言。

只要我还有点脑子，我就会辞职，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

那样做只有一个麻烦：我不能再为老头子干了。那可不行。

并不是说他是个温和的老板。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孩子们，我们需要给这棵橡树施肥。跳进树根边的那个洞里，我要把你们埋进去。”

我们会照他的吩咐做的。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会照他的吩咐做。

而老头子也真的会把我们活埋掉，只要他有百分之五十三的把握，认为那棵橡树正是他所珍爱的那株“自由之树”的话。

我走进去，他站起身，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我又一次想道，他为什么不把那条腿重新弄好呢？我猜想，他为腿瘸的原因而自豪。当然，真正的原因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个处于老头子的位置的人只能在私下里享受这种自豪感，他的职业不允许公开赞誉。

他脸上绽开了恶作剧的笑容。他长着一颗光秃秃的大脑袋，高高的鼻梁很结实，看上去既像撒旦，又像喜剧《潘趣和朱迪》中的潘趣。“欢迎你，萨姆。”他说，“对不起，把你从床上弄起来了。”

活见鬼，他会觉得对不起我？“我在休假。”我简短地回答说。他是老头子，可休假就是休假——而休假的机会实在不多！

“呵，你这会儿也是在休假。我们一块儿去好好过一个假期。”



我不相信他所谓的“假期”，因此我没有上钩。“照这么说，我的名字是‘萨姆’。”我说，“我姓什么？”

“卡瓦诺。我是你的叔叔查理——查尔斯·M·卡瓦诺，已经退休了。来见见你的妹妹玛丽。”

我已经注意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但只瞟了一眼，归入档案，留待将来查考。只要老头子在座，你就得把全副注意力放在他身上，除非他不想要你这么做。现在，我仔细地上下打量着我“妹妹”，随后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值得我这么做。

我看得出他为什么要安排我们以兄妹关系共事。对他来说，这种安排可以免掉许多麻烦。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不会让自己的假身份露出破绽，正如一个职业演员不会有意漏掉自己的台词一样。因此，我必须把这个人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这真是我平生所见最卑鄙的一招。

身材修长、苗条，两腿匀称。真正的哺乳动物——一看就知道，非常惹人喜爱。对女人来说，肩膀相当宽。一头火焰般的红色髻发，头形上宽下窄。面庞与其说美丽，倒不如说英姿勃发。牙齿既漂亮又干净。她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一扇牛肉。

我还没有进入角色，我只想像公鸡一样，耷拉下一只翅膀，绕着她打转转。这种想法一定流露出来了，因为老头子温和地说：“哎，哎，萨米^①，咱们卡瓦诺家可不允许乱伦啊。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喜欢的嫂子一手带大的。你妹妹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你的妹妹，当然是以最健康的美国男孩的方式：健康、纯洁，豪侠仗义得让人受不了。”

“有那么可怕吗？”我问，仍旧望着我的“妹妹”。

“就是那么可怕。”

① 萨姆的昵称。



“咳，好吧——你好，妹妹，很高兴认识你。”

她伸出一只手。这手很有力，看样子和我的一样结实。“嗨，老哥。”她的声音是深沉的女低音。听这一声就够了。该死的老头子！

“我还得补充几句。”老头子继续用他那温和的声音说道，“既然你这么疼爱你妹妹，你当然会以死保护她，而且含笑九泉。我本来不想这么说，萨米，可是对组织来说，你妹妹比你更有价值，至少眼下是这样。”

“明白了，”我答道，“谢谢你婉转的陈述。”

“好，萨米——”

“她是我最喜爱的妹妹，我一定会保护她，不让狗咬她，也不让陌生人骚扰她。响鼓不用重捶。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最好先在化装室停一下。我想，他们为你准备了一副新面孔。”

“干脆给我换颗新脑袋得了。回头见。再见，妹妹。”

他们并没有给我换一颗新脑袋，但他们在我脑后突出部位植入了私人电话，再在外面粘上头发。他们把我的头发染成和我刚认的妹妹一样的发色，漂白了我的皮肤，还对颧骨和下巴做了点改动。镜子里的我和妹妹一样，变成了如假包换的红头发。我看着自己的头发，回想头发本来是什么颜色——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然后我又想，妹妹是不是没经过改变，这就是她的本来面目。我希望是。牙齿长得真漂——打住吧，萨米！她是你妹妹。

我穿好他们给我的服装。老头子显然也去过化装室；他现在一头髻发，颜色介于粉色和白色之间。他们对他的面部也做了改动，我一辈子也说不上是做了什么手脚，但看上去我们三人显然有血缘关系，都是那种少见的红头发亚种。

“来吧，萨米。”他说，“时间不多。我在车里和你谈。”我们通了一条我以前不知道的路线，出来就是发射台，高高耸立在新布



鲁克林上方，俯瞰着曼哈顿火山口。

我开车，老头子说话。我们刚刚脱离本地控制中心的控制，他就告诉我切换到自动驾驶仪、把目的地定在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定好之后，我走进休息室去见玛丽和“查理叔叔”。他简要地讲述了我们的个人历史，加上一些符合现在情况的小细节。“这就是我们，”他说，“三个旅游者，一个欢度假期的小家庭。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我们就这样应付，做那些爱管闲事、不负责任的旅游者惯做的所有事。”

“这次到底是什么任务？”我问，“只靠耳朵，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嗯——可能吧。”

“好吧。可要是送命的话，最好知道为什么送命。我总是这么说。你觉得呢，玛丽？”

“玛丽”没有回答。她具备一种非常出色的素质：无话可说的時候就不说话。这在小姑娘当中是不多见的，值得赞扬。老头子打量着我，那种看人的样子不是拿不定主意，而是在判断此时此刻的我，并将刚刚获得的数据输入两耳之间的那部机器里。

过了一会儿，他说：“萨姆，听说过‘飞碟’吗？”

“啊？算不上听说过。”

“历史你总学过吧。说，说来听听！”

“你不会当真吧？‘大混乱’之前，飞碟疯狂症。我还以为你指的是最近发生的真事呢。过去的飞碟疯狂症是一场群众幻觉。”

“是吗？”

“哦，不是吗？统计变态心理学我没怎么学过，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方程式。那整个时期都被称作精神变态期。要是发癔症的只有一个人，准会给他穿上紧身衣，牢牢关起来。”

“而现在是一个精神健全、神志清醒的时代，对吗？”

